



【自然札记】

蝉生悟『蝉经』

□高祥

每年夏天,山东的知了猴都会掀起一波网络热潮。全国网民热情围观山东人摸“猴”、吃“猴”,山东人也大方晒出集体捉“猴”的名场面——一只小小的知了猴,年年惹来新话题。

知了猴是蝉的若虫。蝉种类繁多,遭人捕捉、食用的知了猴,主要是黑蚱蝉。蜕皮之前,它披着一身棕黄铠甲,体表光泽鲜亮,色泽如金,因此,它又被称作金蝉。

看网友戏称吃知了猴如吃“唐僧肉”,想知了猴一生修行羽化成蝉,我猜测,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,在构思唐僧十世轮回的设定时,或许研究过知了猴的虫生历程。仔细想想,知了猴的修行路,可比唐僧取经难得多。

还在卵中的时候,它就离开母体,作为蝉卵暂存于树枝里,任凭风吹雨打。这个时候,它还是凡胎肉身呢,爹娘就都逝去了。没爹疼没娘护,任凭蚋、蜂蛾之类上门“打针”,沦为这些寄生虫的宿主和食物。

侥幸没被寄生虫选中,它才得以孵化,变成蝉蚁,搭乘树枝做的“木板”,顺风漂流。但它却未必是天命之人,没有那么巧漂到金山寺。有的飘到石头缝里,有的跌在泥水坑中,有的甩到干地面上,就此失去了继续修行的机会。

即使恰好落在合适的土地里,还要全凭运气,避开蚂蚁、蟾蜍和鸟类等天敌。“世界给了我白色的身体,我却用它丈量黑暗”,蝉蚁一头扎进地下,四处漫游摸索,就像一片小舢板在大海中无助地沉浮,直到抱住一根树根,才终于系缆靠岸。然后,以根为缘,与根相守,参悟树木的秘密,开启混沌中的漫长修行。

连续几年,它在黑暗的“五行山”底持心自守,潜心修炼。它深居地下,久处暗室,兀兀穷年,闭关苦修,直到多次脱胎换骨,蜕去白色旧衣,才最终修成大罗金身。算一算,天底下还有什么虫子像知了猴一样,能一口气蛰伏多年,绝光脱尘,隐世避居,深藏不露呢?

如果说,它在地下历经九世轮回,锤炼法身,那么披着一身金甲爬出地面,则是要证得报身。直到这个时候,摆在知了猴面前的九九八十一劫,才真正开始计数。

知了猴出土前喜欢早早挖好洞,洞口留一层薄土,当作黑暗世界和光明世界之间的两界山。它蛰伏在洞里,耐心等待出世的时机。不幸的是,“猴”在洞中坐,祸从天上来,铲子铁锨锺头锄头腾空而降,搬走两界山,挖破金猴洞——知了猴还没适应乍现的光明,就被劈头掳走了。

没被捉走的知了猴,傍晚时分,悄悄在“山门”上开一个小孔,坐井观天,等待出洞的信号。丝毫没有意识到,捉猴人的火眼金睛早已识破伪装,树枝草棒手指轮番上阵,一通生拉硬扯,轻而易举就将知了猴请出洞外。

躲过了这两劫后,知了猴方才踏上取经路。只不过山川易渡,“关牒”难求,前方的各种艰难险阻早已严阵以待。先不说蛇

鼠蛤蟆、青蛙蜥蜴、猫狗鸡鸭、刺猬狐狸和各种鸟儿,这些惦记着吃“唐僧肉”以求“长生不老”的家伙,单说两只脚的“妖怪”,就有着神鬼莫测的法宝和数不清的“捉猴”大法。

有寅将军树上缠胶,布下迷阵陷阱,守株待兔;有红孩儿、牛魔王和铁扇公主,一家三口,分工合作,围追堵截;有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头戴照明灯,手拿葫芦净瓶,兄弟齐心,前后夹击;有黄风怪、黄袍怪、犀牛精、青牛精镇守山林,立关设卡,请君入瓮;有玉兔精、蝎子精、蜘蛛精持手电筒,梳草笆地,一个不留;有狮王、象王和大鹏同心结伙,法力无边,树上树下一网打尽……

更令人可怕的是,他们有耐心,有执念,激情高涨,乐此不疲。有的傍晚开捉,直到夜深仍不停手;有的凌晨出动,专门盯防后半场;有的集体行动,草丛树底不留死角;有的往来反复,多人多次拉网包围……

取经路上,到处都是“捉猴”狂欢!对知了猴来说,要想冲破这重重难关,逃出生天,一路上的风险,实在比唐僧去灵山的路上多多了。

唐僧西天取经,还有白龙马当坐骑,孙悟空做护法,八戒挑担,沙僧牵马,一路降妖伏魔,煞是威风。唐僧被抓了,徒弟们还可以到南海请观音,上天庭找玉帝,去灵山求如来,遍访仙佛,最后总是有惊无险,成功脱困。而知了猴则是孤军奋战。它一路上既没有徒弟伴护,又没有神佛可求,只能赤手空拳,以身犯险。被抓之时,既无逼婚之忧,又无援兵来救,毫无主角光环;被抓之后,则进瓶、进桶、进冰箱、进油锅,很快呜呼哀哉,投进了五脏庙……

所以,爬上高树的知了猴,成功蜕变、羽化成蝉后,该有多少心事想要诉说啊!历经十世轮回、八十一劫,它最终转回金蝉子,会有多少禅思禅悟要去阐发?它临风成佛,抛掉旧皮囊,披上新“袈裟”;它御风而行,穿林逐光,居高临下,谈禅论道。白昼黑夜,山林城乡,处处回荡着它的蝉声蝉鸣。

即使再有长杆粘翅、丝网罩身,或者篝火照前、螳螂断后,“得道成仙”的金蝉又如何在意呢?它泰然自若,谈笑风生,“独怡乐而长吟”,尽情诵唱独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
这蝉声里,蕴有唐僧的坚守执着,藏着悟空的机智勇敢,含着八戒的率直快意,又有沙僧的稳重踏实,还有白龙马的任劳任怨。

原来知了猴的一生,就是一部如假包换的《西游记》!只不过唐僧师徒是一路降妖伏魔,求取真经,而知了猴则一生在明心见性,以身为经,自悟禅机……

行云流水,清风明月,天地万物都在聆听金蝉的禅音禅理。这些蝉经是大自然的乐章,无论是“以身饲虎”入五脏庙,还是羽化登仙居树梢头,都是生命轮回的壮美诗篇。

身处九渊之下心居光明之中,虽涉千难万险而初心不易;生生不息,不弃不止;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——这些,或许正是金蝉在用生命吟唱的真谛?

□赵阿芳

日头毒辣辣地烤着,知了在树荫里扯着嗓子嘶鸣。路旁曼陀罗的白花却顶着热浪,开得正旺。堂哥来电话催我回去摘无花果。

老家院里的果子已经熟透了吧?要是母亲在,早就一遍遍念叨着让我回去了。

回村,车子沿着熟悉的小路慢行,最终停下。远远望去,老家的门楼掩在一片青纱帐里,显得格外孤单。偌大的门前空地,如今已被邻居们种满了玉米、大豆,绿油油一片。绿意越浓,老屋就越发显得破败。车窗里看得分明:大门上挂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,木门被风雨啃噬得斑驳。门缝里,能瞥见院中草木疯长,一棵无花果树在荒芜里兀自枝繁叶茂。

门口井边,八十多岁的子文爷爷正佝偻着身子提水抗旱。瘦骨嶙峋的上身,提着半桶水,摇摇晃晃。我赶忙上前接过。老人浑浊的眼望向我,喃喃着,像说给我听,又像自语:“你妈要在,我就不遭这罪喽。你妈啊,是真好的人呐……”

那些年,老家后院有块小菜园,为浇水方便,我们打了井,装了潜水泵。电源一合,省时省力。子文爷爷的菜园和我们只一墙之隔,倔强的老人日日来老井挑水浇灌。

不知哪天起,母亲让我买根长软管,从墙头扔过去,给爷爷的园子顺便也浇上水。她当时的话,我至今记得清楚:“老爷爷八十多了,挑水不易,咱顺手的事。你们呢,隔三差五请他过来帮点小忙,理理菜园子啥的。不然,他那要强的性子,白受咱的好,心里不踏实呢。”

直到去年搬家,我想把故居钥匙留给老人,方便他用水,他却死活不肯:“不行不行!无功不受禄!你们搬走了,菜园不种了,我也帮不上啥忙了,无功不受禄!”

直到那一刻,我才真正嚼透了当年母亲话里的深意——她的善良,是裹着体贴的糖衣,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别人的尊严,暖了人心,又不留痕迹。

“芳子?”一个沙哑又熟悉的声音冷不丁在背后响起。我一惊,回头,竟是西邻刚妈!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,脸上竟堆着笑,招呼我去她家坐坐。

这太阳打西边出来的热乎劲儿,让我心里直犯嘀咕。

她是我们四十多年的老邻居,打我记事起,她就活脱脱是村里的“活阎王”,男女老少没她不敢打的,公婆都被她打得头破血流。全村人见她都绕着走,生怕沾上火星子。

这么多年,父母竟能和她相安无事,也是奇事一桩。她家杂物垃圾常年堆到我家门口,占了好大块地。村里人都看不过眼,母亲倒是很淡然:“忍字头上一把刀,省多少麻烦啊。”

我们两家就这么“和平”着,直到晚年父母随我搬去烟台定居。

可半年后,等我们再回老家时,我肺都要气炸:我家门口西边堆满了她家的破烂,连东边空地,也被她圈起来种上了庄稼蔬菜!

我撸起袖子就要找她理论,被母亲拉住:“咱也不回来住,空着也是空着。她家院子小,东西让她堆吧。门口荒着白瞎,让她种点东西,收成好歹是点进项,毕竟是邻居。”

那时只觉得母亲懦弱得不可理喻,善良用错了地方。

【步履寻章】

夏日回响



牢骚归牢骚,母亲的话还是要听的。这口气,被我生生咽了下去。

她粗糙的手此刻在空中比划着,说起我小时候:“小黄毛丫头,丑着呢!可你妈会打扮,给你拾掇得花骨朵似的,打小就像城里娃!”话锋一转,语气竟带着唏嘘,“你妈是好人呐,天底下顶好的脾气!欺负她的人,那是伤天理!我骂遍全村,打遍全村,看谁都不顺眼,可对你妈,我愣是挑不出一点毛病!”

多年的疑惑,此刻豁然开朗。原来化解她戾气的,竟是母亲那春风化雨般的善良!让她不忍也不能,去伤害那份纯粹的温良。

这么多年,头一回这么近看她。头发花白,皱纹深得能夹住岁月。她絮絮叨叨,说那次母亲在院里劝我的话,她在墙角听得真真儿的。“唉,那么好的人咋说走就走了呢……”她不住地叹息。

临走,她硬塞给我一包无花果:“知道你打小就爱吃这个!”

我不知道母亲的离世在她心里掀起了怎样的波澜。但此刻,这包沉甸甸的无花果,确实像一股清泉,流过心头坚冰的缝隙。原来,世上真没有化不开的冻土,只要包容足够暖,善意足够长。

母亲若在天有灵,看到这一幕,嘴角该漾起欣慰的笑吧。

这个滚烫的盛夏,竟因这意料之外的暖意,透进一丝清凉。

车子缓缓滑行,像怕惊扰了村庄。老屋的屋脊,父亲操劳半生的村委院子,母亲浣衣的小河,童年撒欢的场院……一点一点,在视野里剥离、后退。那些过往,那些沉甸甸的记忆,就让它安放在身后的时光里吧。

盛夏的绿意浓得化不开,深沉而磅礴。晚风拂过,我透过朦胧的泪眼望向远方,心底却异常笃定。因为,我的母亲,在她离开后的这个盛夏,用无声的语言教会了我朴素的真理:无论世道如何,守住内心的善良与爱,就像守住一眼不枯的老井。你予世界以暖,世界终将回你以光。这是生活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